

## 學術論文

# 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東亞與美國再平衡：美國轉向亞洲的區域反應

---

##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East Asia and US Re-balancing: Analyzing Regional Reaction to the US Pivot to Asia

*Gregory Ryan*

美國聯合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on University*

### 摘要 / Abstract

此篇論文採用 Buzan 及 Waever 之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分析東亞各國對美國轉向亞洲戰略之反應。由於美國轉向牽涉軍事、經濟、政治、社會及環境等面向，本研究試圖整合美國轉向戰略的影響以及東亞各國反應，以之描繪東亞的區域情勢。作者認為，將前述區域安全複合體架構運用於美國的轉向亞洲政策，將有助於進行安全議題的跨領域整合，尤其是軍事及經濟領域，因為戰略/軍事議題可能影響貿易，而經濟議題也能影響戰略考量。

This paper employs Buzan and Waever's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to analyze the reaction of East Asian states to the US Pivot to Asia. As

the Pivot involves measures across military, economic, political, societal and environmental sectors, this research will attempt to integrate the effects of the Pivot and East Asian states' reactions to the Pivot for the purpose of outlining potential outcomes across the East Asian region.

---

**關鍵字：**轉向亞洲、區域主義、跨太平洋夥伴、反介入、區域阻絕

**Keywords :** Asian Pivot, Regionalism,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nti-Access, Area Denial

## 壹、前言

自 2009 年以來，歐巴馬政府增加其對亞太地區之關注並試圖與中東地區部分斷絕聯繫。此外交目標的調整被稱為「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 或亞太，其中包含努力強化亞太地區之聯盟關係、締結雙邊及區域貿易協定、建構多邊機制、增強美國在此區域內之軍事表現，以及支持民主及人權發展。儘管美國聲稱此戰略並非「反中國」行為，許多亞洲國家及其他地區國家視此為圍堵中國之作為。<sup>1</sup>然而，就中國及其他東亞國家（與轉向戰略相關的國家）將如何回應美國的戰略轉變，則尚未蓋棺定論。本文將說明轉向戰略的綜合性影響，以及各種東亞可能共同回應的方式。

儘管大多數國際關係學派未著眼於「區域」，Buzan 及 Waever 發表了聚焦於區域分析的國際關係理論，<sup>2</sup>再以 Waltz 的層次分析法(個人、國家、國際三層次)整合，<sup>3</sup>主張國際安全有部份的重要層面發生於區域層次。由 Buzan、Waever 及 de Wilde 提出的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RSCT)，主張美國及蘇聯強權的滲透終結了歐洲勢力的演進，而覆蓋體 (overlay) 的終結 (Buzan 等以之形容外部權力的穿透) 促使各方聚焦於區域。<sup>4</sup>與其以全球權力分配由上而下分析國際體系，以物質性和社會性將區域進行分類，並由下而上理解國際體系，可能使我們更能看清後冷戰世界。從 1500 至 1989 年，歐洲力量將整個世界重塑為一個擴張的歐洲體系，但 1990 年代後歐洲關鍵性的影響消失，使得各國重新著力於與周遭國家之關係。此理論假設有別於新現實主義主張的後冷戰時期

---

<sup>1</sup> Michael Swaine, "Chinese Leadership and Elite Responses to the U.S. Pacific Pivot," <http://media.hoover.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clm38ms.pdf>

<sup>2</sup>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sup>3</sup>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sup>4</sup> 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8).

單極體系，也非新自由主義所主張，藉由持續合作、接受地區性概念及歷史可能的延續性，以達到全球化體系。

就「中國崛起」而言，區域主義將自己與傳統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區隔。1990年代後期，在中國持續著自1970年代晚期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經濟成長的同時，西方社會開始關注中國可能對後冷戰時期的自由秩序產生的威脅。從廣義的現實主義角度出發，Huntington表示東西方意識形態之爭已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全球文化競爭的新時代，西方會遭到中國與伊斯蘭文化的聯手抗衡。<sup>5</sup>就中國挑戰西方強權的潛力而言，Johnston認為無論中國是否有其獨特戰略文化，其結論是與西方之強勢現實政治（hard realpolitik）十分相似。<sup>6</sup>Mearsheimer運用攻勢現實主義來解讀中國崛起，表示中美之間可能產生如世界大戰或冷戰規模的重大軍事對峙。<sup>7</sup>從自由主義或全球主義觀點出發，Fukuyama認為西方於冷戰的勝利，促使全球接受民主，將各區域的政權同化，並消弭未來戰爭發生的可能性。<sup>8</sup>Shambaugh從一個饒富意味的立場指出，亞洲其他各國必須接受中國崛起並進行調整，但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將使中國在既存的自由秩序中崛起；<sup>9</sup>Ross和Zhu檢視了未來與中國崛起相關之衝突與合作的可能性；<sup>10</sup>Ikenberry主張，儘管美國衰退，中國仍會支持目前的國際秩序。<sup>11</sup>

---

<sup>5</sup>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sup>6</sup> Ali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sup>7</sup>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sup>8</sup>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sup>9</sup>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sup>10</sup> Robert Ross and Feng Zhu, *China's Ascent: Power,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sup>11</sup> John G.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ism after America," *Foreign Affairs*, Vol.90, No.3 (2011), p.56.

近期研究，包括 Swaine、Yan、Kissinger、Friedberg、Yoshihara 和 Holmes 等，<sup>12</sup>則更關注中國傳統思維對外交關係和戰略的影響。

區域主義學者將自己與前述研究區隔，主張中國崛起是體系朝全球化趨緩（就衝突或合作而言）、區域化增強的國際秩序過渡的一部分。關於此項轉變，Buzan 斷言，由於美國不論在物質力量與外交力量都在衰退，因此世界正過渡為一個不再由強權競爭主導的國際體系。<sup>13</sup>美國的外交影響力下降不僅因為冷戰結束，其不再領導民主陣營，也因為小布希政府轉向單邊主義，並降低了繼續花錢維持霸權地位的意願。然而，這並不代表中國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儘管中國或許有支配東亞鄰國的影響力，其尚未發展出能主宰國際體系的影響力。綜觀中國廣泛的外交關係，最耐人尋味的事實是，其未有一個強權盟友。

Buzan 將即將到來的新時期命名為「分散的全球主義」(decentred globalism)，因為世界金融危機引發了部分全球化浪潮衰退，同時也造成東西方勢力在國際體系中重新布局，朝均勢發展。儘管 Buzan 認為接下來的世紀中，因為非西方地區多從事防禦性發展，因此強權衝突會減少，但他也承認區域內強權控制其周遭小國的可能性，造成當地出現潛在領主及附庸關係。簡言之，「分散的全球主義」指的是體系上的轉變，亦即過渡到一個沒有超強、強權在其所屬區域提升影響力的時代。此種轉變對於中國在東亞的地位及美國轉向亞洲的戰略有明顯的啟示。

---

<sup>12</sup> Michael Swaine, *America's Challenge: Engaging a Rising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1); Xuetong Ya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Aaron 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n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11); Toshi Yoshihara and James Holmes, *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 China's Rise and the Challenge to U.S. Maritime Strategy*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sup>13</sup> Barry Buzan, "A World Order without Superpowers: Decentred Glob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5, No.1 (2011), pp.3-25.

## 貳、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與東亞

與其他主流國關理論一樣，RSCT 視國家為主要行為者，但也主張分析區域動態的相互作用時，需審視物質性與社會性兩項因素，並以之辨識區域之間的差異。區域是由地理鄰近的單元所組成，而這樣的聚合鑲嵌在更大的結構與體系中。區域具有分析性，甚至本體性的意義，但不具有行為者的特質。<sup>14</sup>國家依然被視為重要的行為者。儘管國家最主要的安全利益是跨區域性的，在全球體系層次上的因素仍被納入考量。假設領土是安全議題的主要特徵，國家將優先考慮地緣上接近的影響和威脅。分析界於全球性和地方性之間的區域性層次使解釋更具說服力，因為國家一方面不排除體系層次的因素，一方面則聚焦在各自區域中釋放出來的體系動力。國家作為固定的地緣單位有助於說明區域性的觀點。在主要的安全認知和考量盤根錯節，各國的國家安全問題無法被各自分析或解決的情形下，區域國家之間便形成所謂的安全複合體。<sup>15</sup>

在此所謂區域，可根據「國家性」(degree of stateness)、「善意或敵意的形態」(patterns of amity or enmity) 以及「主要國家是否根植於區域中」(whether key states are “deeply rooted”) 等三項指標進行分類。就國家性而言，當代國家可被歸類為現代( 偏好主權至上、重商主義、自立自強、文化獨特性)、後現代( 特徵為文化包容力、開放式的經濟政策、傳統安全議題的去安全化，以及對身分和移民的重視) 或前現代國家( 社會及政治凝聚力低、政府結構鬆散、具有成為失敗國家之潛質)。<sup>16</sup>區域國家之間的和諧或敵對也會影響區域形態( region type )，因為部分區域有長期敵對、競爭的國家，部份則否。區域形態影響立即性的安全及區域外潛在超強或強

---

<sup>14</sup> Buzan and Waever, *op. cit.*, p.27.

<sup>15</sup> Buzan, Waever and de Wilde, *op. cit.*, p.12.

<sup>16</sup> Hans-Henrik Holm and Georg Sorenson, *Whose World Order? Uneven Globaliz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權的干預，因為區域外強權國家經常會與區域內一國或一個集團同盟以對抗區域內其他國家。最後，區域內是否包含具有文化凝聚力的國家，將影響區域內的互動關係。

安全包含傳統軍事威脅，以及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廣義上的安全威脅。儘管安全的最終考量是生存，安全也應該包括一系列關於生存條件的考量，後者重要到足以採取軍事行為等非常手段或措施。<sup>17</sup>如同軍事概念下的安全之定義是威脅國家生存（國家捍衛主權及控制領土之能力），政治性威脅圍繞在他國透過非強制的手段，威脅到一國之意識形態或人口的情況。<sup>18</sup>就經濟而言，金融崩潰或經濟失靈則會對國家經濟造成致命性的威脅。就社會及環境而言，種族、傳統文化活動或方言的可能淘汰，皆對社會之造成脅，而氣候的破壞則威脅國家環境的永續發展。當我們將「威脅」視為一種基於權力計算以及區域內和諧與否的建構式動態發展（constructed dynamic）時，任何的負面發展皆可被視為該議題被「安全化」（securitized）。「安全化」指受威脅的一方決定採取超越現行規則或政治手段的回應，並將其回應正當化。威脅並不需要透過一致的標準檢視，因為「安全化」（securitization）是一個互為主體的過程。過程中，威脅指涉物（referent object）（國家、政策、經濟、身分/社會、環境）的對象被領導人或決策者提出，接受資訊的相關群體（公民、企業、種族或宗教團體）則決定是否將威脅安全化。再者，於區域層次上進行分析，能使觀察者同時檢視不同層面的發展，因為威脅在其他觀點中有不同的份量，不需要被單獨看待。國家遭逢相同的安全影響時，會以相似的方式理解整體的安全

---

<sup>17</sup> Barry Buzan,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7, No.3 (1991), pp.432-433.

<sup>18</sup> Marianne Stone, "Security According to Buzan: 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Analysis," *Columbia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ecurity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 (Spring 2009),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geest.msh-paris.fr/IMG/pdf/Security\\_for\\_Buzan.mp3.pdf](http://geest.msh-paris.fr/IMG/pdf/Security_for_Buzan.mp3.pdf)

環境。<sup>19</sup>由於領土性決定威脅的嚴重性，位於同一地區的國家極有可能皆優先考量某些威脅。

就東亞和美國轉向戰略而言，前述因素皆需納入考量。「轉向」是美國在體系層次上提出的戰略，旨在於維護其在東亞和更廣的亞洲地區的影響力。轉向戰略的不同要素直接影響軍事、政治、經濟，並可能影響社會（就支持民主與人權而言）和經濟（就美國與東亞夥伴即將建立的基地及港口而言）。所有東亞國家皆需在強化中的中國和維繫權力中的美國兩者間做選擇。除了日本較接近後現代國家以外，其他國家皆被視為現代國家。深植於中日之間的敵意是美國轉向戰略成敗的關鍵。基於上述原因，以及美國的衰退可能帶來一個區域霸權興起、沒有強權的新世界（a new world without superpowers）的情形下，RSCT 是一個利於分析美國轉向戰略和東亞各國反應的工具。

Buzan 及 Waeber 認為東亞是一個整合的區域（an integrated region），因此是一個緊密連結的區域安全複合體。<sup>20</sup>在西方殖民勢力尚未來臨前，此區域籠罩在中國廣泛的影響之下。<sup>21</sup>歐洲的干預改變了此型態，除了泰國以外的其他東南亞國家皆曾遭到殖民。然而，東北亞仍維持獨立。中國和日本雖然受西方接觸的影響，但兩國未被整併入西方的殖民帝國中。1900 年至 1945 年，在日本強權的作用下，東亞各國再度相互連結。在東北亞各國大致上解決了國內的意識形態問題，東南亞國家則因為冷戰意識形態而陷入國內紛亂的情形下（尤以越南最具代表性），不同的區域安全複合體在韓戰後再度湧現。<sup>22</sup>1989 年後，蘇聯垮台伴隨著中國崛起，造成其他東亞各國聚焦在中國，其在海上以武斷的姿態宣示中國臨海水域之主權爭議引起各方佈署軍事力量之顧慮。

---

<sup>19</sup> Buzan and Waeber, *op. cit.*, p.76.

<sup>20</sup> *Ibid.*, ch.6.

<sup>21</sup> John King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sup>22</sup> Buzan and Waeber, *op. cit.*, ch.5.



前述關於東亞區域安全複合體的侷限與重點除外，我們需處理印度和北韓的議題。雖然 Buzan 及 Waever 描述未來可能出現包括印度在內的「亞洲超級複合體」(Asia Super Complex)，但在寫作時，他們未將印度納入由東亞國家組成的區域安全複合體，因為印度最關切的安全問題是巴基斯坦。<sup>23</sup>Buzan 及 Waever 雖認為印度終究可能與西方國家結盟、圍堵中國，<sup>24</sup>但如同一般認知，印度與巴基斯坦仍是彼此最主要的安全問題。再者，印度仍不是 TPP 的潛在成員，也不受到南海和東海的直接衝擊。因此本文不會將印度納入東亞安全複合體的研究中。兩韓分裂雖然是重要的區域議題，但是自 2004 年以降，朝鮮半島發展不太可能決定區域的發展方向。<sup>25</sup>

### 參、傳統安全議題：海洋爭端與軍事對抗

尖閣群島或釣魚台、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以及台灣等海洋爭端可能影響美國的轉向戰略。中日兩國對位於台灣西北方、在中日兩國防空識別區(ADIZ)內的釣魚台皆提出主權訴求，但目前該島隸屬於日本的管轄。兩國也對位於中國南方、越南東邊的西沙群島提出訴求，但這些群島目前在中國的管轄下。南沙群島則在南海的南邊，而中國、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和越南皆對此地區提出全部或部份的主權訴求。中國對台灣提出主權訴求，但台灣目前在中華民國政府的管轄下。再者，日本與南韓爭奪位於日本海的獨島/竹島，並與俄羅斯爭奪位於北海道北邊的千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島」)。所有爭端皆待解決。尖閣群島/釣魚台和南沙群島最有可能造成軍事衝突；來自爭端國的漁船、巡防艦和戰鬥飛行器在過去幾年不斷地在此區域接觸、產生摩擦。中國近期對於東海防空識別區的宣示僅使緊張升高。雖然美國並未正式對任何國家的主張表示認可，華盛頓

---

<sup>23</sup> Ibid., p.123.

<sup>24</sup> Ibid., p.177.

<sup>25</sup> Ibid., p.175.

和東京以及馬尼拉的防禦條約透露，美國將支持日本及菲律賓的主張。2014年2月，美國國務院東亞及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 Daniel Russell 表示，中國在南海所主張的「九段線」不符國際法。<sup>26</sup>雖然東協（除中國與台灣以外，其他所有訴求國皆是組織成員）試圖透過擬訂「南海行為準則」解決南沙群島爭議，目前仍事倍功半。

由於歷史問題仍影響東亞國家的安全觀，對於海洋安全問題的關切也同時增加。自 1895 年甲午戰爭後，中國與日本長久存有難解的心結，而日本於 1930 年代占領中國偌大領土，更增加了中國對日本的反感。日本拒絕為犯下戰爭罪道歉，具爭議性的歷史教科書，以及首相參訪靖國神社，皆無助於增進日本與中國及其他東亞國家之間的關係。再者，1979 年的中越戰爭、1974 年中國奪取西沙群島，以及 1980 年代中國對西沙群島採取的海洋活動，皆燃起越南傳統上對於中國的顧慮。綜合上述，海洋爭端和歷史傷痕造就東亞安全的緊張氣氛，並為區域各國的軍購和安全政策帶來關鍵性影響。

其次，雖然軍事/戰略部門並非唯一能被「安全化」的領域，但根據 Buzan 及 Waever 對於亞洲在 2004 年的發展，「傳統的政治、軍事依舊是主要的安全領域，與經濟領域連結，而中國坐落在這些領域的中心」。<sup>27</sup>對於東亞各國而言，中國軍事力量的擴張仍然是最引人注意的議題，而加上中國經濟發展，兩者維繫住東亞區域安全複合體。區域內各國需針對中國量身訂做其安全政策，美國更是。這也是轉向政策的邏輯。自 1995-1996 年台海危機以後，美中之間在安全上形成動態關係。美國第七艦隊自 1945 起主宰東亞海域；冷戰期間，美國的科技，在日本、菲律賓（至 1990 年代初期）、南韓的軍事基地，優越的航空母艦部隊等，接壓倒蘇聯在區域

---

<sup>26</sup> Parameswaran Ponnudurai, "US Draws Line Over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http://worldaffairsjournal.org/content/us-draws-own-line-over-south-china-sea-dispute>

<sup>27</sup> Buzan and Waever, *op. cit.*, p.168.

內的影響力。<sup>28</sup>美國的影響力在 1990 年代初期增加，但是在 1990 年代中期在台灣問題上遭受挑戰。

台海危機以後，中國持續精進其海軍、空軍及飛彈部隊，並在不引發衝突的情形下挑戰美國的勢力。重要的是，不同於德國、日本和蘇聯等二十世紀的挑戰國，中國實踐軍事崛起的方式不同，因為其是一個傳統上未接受西方國際秩序的非西方國家。<sup>29</sup>中國已發展出嚇阻美國干預東海及南海之能力，並且經常派遣海軍部隊面對其他訴求國（並未開火）。然而，中國未擴大衝突的風險，並可能守株待兔似地等待有利的情形出現，以採取軍事行動。中國的軍事行為可能挑起包括美國在內的反中聯盟 --- 最糟糕的可能結果。除非民族主義等其他因素刺激中國決策者，中國採取敵意行為的可能性不大。大致而言，中國的軍事擴張不尋求建立類似的基地，或發展計畫以進行對稱衝突，進而挑戰美國的軍事力量。中國反而希望利用美國的脆弱性，並將衝突侷限在對其有利的地方。儘管其他國家已發展出反美國的不對稱軍事系統及戰略，中國是最有可能透過非對稱威脅抵銷美國軍事力量的代表。<sup>30</sup>

核子武器和投射能力（power projection capabilities）透露中國決定迴避與美國進行對稱競爭。雖然北京藉由發展新型飛彈和傳輸系統（delivery system）進行核武升級及多元化，但是至 2013 年 1 月，其火藥庫不超過 250 件核子武器，或大約美國及俄羅斯兩國火藥庫的 10%。<sup>31</sup>理解中國過

---

<sup>28</sup> Ibid., p.168. See also: Felix Chang, “A Salutation to Arms: Asia’s Military Buildup, Its Reas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http://www.fpri.org/articles/2013/09/salutation-arms-asias-military-buildup-its-reasons-and-its-implications>

<sup>29</sup>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sup>30</sup> Michael Bruno, “Chinese asymmetric challenges to U.S. exist today, officials say,” *Aerospace Daily and Defense Report*, Vol.222, No.53 (2007), p.1.

<sup>31</sup> SIPRI Yearbook 2013: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ttp://www.sipri.org/yearbook/2013>

去 30 年的經濟擴張，有限的火藥庫表示中國希望一個低限度的嚇阻能力，而非試著衝刺、追上與兩大核武國之間的距離。<sup>32</sup>

有關海上投射能力，中國有一艘傳統的小型航空母艦，目前正在建造一艘類似的艦艇，並可能將艦隊增加到五艘航空母艦。中國的航母比美國小，而就算中國建造 5 艘，仍然不到美國 11 艘艦艇的一半。如此大小的艦隊不足以將影響力投射到東亞水域以外，但應該足以保護中國的區域海上利益，並影響中國在東亞以外的外交政策。<sup>33</sup>同時，中國也未大幅增加兩棲突擊艦（*amphibious assault vessels*）。雖然中國預計擴大解放軍海軍艦隊（PLAN），將 27 艘舊有戰車登陸艦及一艘新造船塢平台登陸艦再加上 5 艘船塢平台登陸艦、6 艘直升機登陸艦（能乘載直升機之水陸兩棲突擊艦），如此規模將與其他區域國家的力量差不多。<sup>34</sup>這表示中國並無意在兩棲突擊能力上超越其他訴求國。如此規模的兩棲艦隊可用於執行區域任務，以及與台灣、東海或南海相關的島嶼和資源爭端，但相較於美國 10 艘兩棲突擊艦〔8 艘直升機登陸艦和 2 艘直升機登陸突擊艦（直升機登陸突擊艦在大小和性能上皆與直升機登陸艦相似）〕以及大約 40 艘船塢平台登陸艦的艦隊，如此規模顯得微不足道。如此也表示中國的主要目標是追求東亞超強的地位，而非爭奪區域外的主導權。中國的海軍發展利用了地理優勢。

根據海事專家 Toshi Yoshihara 及 James Holmes 的看法：「一支如美軍一般的全球艦隊，無法將其所有艦艇皆集中在單一場域，無論其重要性有多高。於此同時，如中國一般的區域艦隊能將所有力量投入主場的管理…

---

<sup>32</sup>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China's Nuclear Arsenal: No 'Sprint to Parity'," [http://www.ucsusa.org/nuclear\\_weapons\\_and\\_global\\_security/international\\_information/us\\_china\\_relations/chinas-nuclear-arsenal.html](http://www.ucsusa.org/nuclear_weapons_and_global_security/international_information/us_china_relations/chinas-nuclear-arsenal.html)

<sup>33</sup> Daniel Kostecka, "From the Sea: PLA Doctrine and the Employment of Sea-Based Airpower,"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64, No.3 (2011), pp.11-30.

<sup>34</sup> Craig Hooper and David M. Slayton, "The Real Game-Changers of the Pacific Basin," <http://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11-04/real-game-changers-pacific-basin>

在關鍵點上，即使較弱的艦隊也可以產生作用並取得上風。」<sup>35</sup>

與孫子「能越過之區域」（有關海洋）的建議相呼應，中國構思了一個戰略：先集中武力並聚焦在防衛，等待一個有利的時機再開戰、蒐集情報、選擇戰場，並建立能利用策略失衡的能力。<sup>36</sup>在東海和南海的海上區域戰爭中，此戰略可能擊敗美國海軍和空軍。<sup>37</sup>

儘管美國海軍整體上擁有主導地位，其擊落經常性反艦飛彈和彈道飛彈的能力備受質疑。這些軍備相對低廉，不需要高空優勢即能被運用，不易防禦，不太可能造成傷亡，並可以由陸上基地、武裝人員、潛水艇及海上攻擊飛行器（maritime attack aircraft）直接發射。據此，中國取得飛機、潛水艇、快速攻擊艇（catamarans）、水面艦艇、可發射反艦彈道飛彈的移動式發射架（transporter erector launchers），以及陸上反艦彈道飛彈（最重要的是 DF-21D 導彈，號稱航母殺手）。被這些武器大規模攻擊將使航空母艦無法運作，甚至被擊沉。美國海軍軍官、<sup>38</sup>國會調查及國外專家發現，航空母艦在複合威脅下是脆弱的。<sup>39</sup>

據此觀察評論，Yoshihara 和 Holmes 認為：「一個較弱的敵人也可能在危機當下使美國的決策者遲疑，或在重大事件後 --- 例如航空母艦被破壞或擊沉 --- 迫使美軍撤兵。這樣的動態將是在中國岸邊任何近期、中期軍事對峙的特質，其心理和非技術層面更值得關注。」中國的不對稱海軍發展與北京預防美國海軍持援台獨的整體目標相容，亦同時嚇阻其他訴求

<sup>35</sup> Yoshihara and Holmes, *op. cit.*, pp.30-31.

<sup>36</sup> Ralph Sawyer, *The Seven Military Classics of Chin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7), p.176, 181.

<sup>37</sup> Vitaly Pradun, "From Bottle Rockets to Lightning Bolts: China's Missile Revolution and PLA Strategy Against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64, No.2 (2011), pp.7-38.

<sup>38</sup> John Patch, "Fortress at Sea? The Carrier Invulnerability Myth,"

<http://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10-01/fortress-sea-carrier-invulnerability-myth>

<sup>39</sup> David Isenberg, "The Illusion of Power: Aircraft Carriers and U.S. Military Strategy," <http://www.cato.org/pubs/pas/pa134.html> ; Lee Willet, "Defending the Carriers," [http://www.freerepublic.com/focus/f-news/2657298/posts/www.defencemanagement.com/feature\\_story.asp?id=15537](http://www.freerepublic.com/focus/f-news/2657298/posts/www.defencemanagement.com/feature_story.asp?id=15537)

國覬覦南海和東海的島嶼及海洋資源。<sup>40</sup>

最關鍵的因素是當軍事衝突發生時，中美兩國潛在軍事行為在本質上的不同。中國已發展戰術、執行概念、策略和武器系統，使其能控制衝突的範圍。中國海軍、空軍和飛彈部隊有相當大的部份欲用於對付美國的艦艇及飛機。儘管中國的潛在行為可能包括以飛彈攻擊美軍在日本的基地，中國「反介入、區域阻絕（A2AD）」策略的目標是禁止美國船艦進入東亞水域。由於「反介入」的正式定義是「防止敵方進入一個執行區域的行為或長程能力」，「區域阻絕」則意指「限制敵方在執行區域裡行動自由的行為或短程能力」，<sup>41</sup>中國的軍事行動可能被限縮於海戰和空戰。美國反制中國前述策略為空海戰概念（Air, Sea Battle Concept, ASBC），仰賴巡弋飛彈癱瘓中國國內的雷達和發射系統。雖然五角大廈試圖將 ASBC 與嚇阻中國進犯、保護區域盟友等東亞政策進行連結，但其焦點不是保衛美國的盟友（美國在其領土上可能設有基地），因此也引發東亞盟邦的關切。<sup>42</sup>一旦中國境內的目標遭到攻擊，欲限縮衝突的規模和時間極為困難。這點是屬於區域安全複合體內的東亞各國必須考量的重要因素。再者，由於美國未在 ASBC 的規劃上徵詢區域盟有的意見，各國可能發展出各自的防衛策略，與 ASBC 相衝突。簡言之，與其嚇阻中國並強化美國與東亞區域盟友之間的關係，ASBC 可能削弱「未來盟邦之間的可信度」。

其他在東亞安全複合體內的國家具備哪些能力？冷戰結束後，所有的亞洲國家皆提升其軍事力量。然而，除了中國和日本以外，大部份的國家皆因為區域金融危機，而在 1990 年代末期將經濟視為首要重點。新世紀

---

<sup>40</sup> Yoshihara and Holmes, *op. cit.*, p.79.

<sup>41</sup>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2, 2011.

<sup>42</sup> Michael Raska, "Decoding the Air-Sea Battle Concept: Operational Consequences and Allied Concerns-Analysis," <http://www.eurasiareview.com/28082012-decoding-the-air-sea-battle-concept-operational-consequences-and-allied-concerns-analysis/>

初期的經濟成長重新啟動各國的軍事採購和現代化發展。儘管日本在憲政架構下僅擁有「自衛隊」，該部隊是亞洲技術能力最高的軍隊，包括大量地面武裝人員及柴油動力潛艇（在東亞僅次於中國）以及現代化戰鬥機。雖然憲法明禁攻擊性武器（例如陸上巡弋飛彈），中日之間的衝突將涉及先進雷達、衛星和武器系統，結果也難以預料。然而，即使中日處於敵對關係，由於戰爭可能與爭議島嶼有關，衝突有可能被侷限於海上。

南韓已在過去十年將其海軍現代化，越南和印尼在空軍及海軍上有長足的發展，向俄羅斯購買先進戰鬥機，進口柴油動力潛艇，甚至連律賓都自美國引進兩艘巡邏艇。新加坡自 1990 年代晚期起擴張其軍事力量，雖然國內安全問題、造船業的維持，以及參與如印尼海嘯等人道救援行動，皆影響區域內國家軍事力量的提升，更重要的因素是為了回應中國的軍事擴張。雖然沒有國家能與中國的軍力匹敵，但他們或許能成功地透過不對稱軍是行動對抗中國。<sup>43</sup>換言之，除日本外，中國的潛在敵人也許無法防止中國奪取爭議島嶼，但能以類似中國對美戰略方式保衛自身免於攻擊。

總結上述，對美國而言，在其他東亞國家未有廣泛回應的情形下，回應中國對爭端島嶼採取的有限行為將顯得代價高昂。另一方面，中國軍力尚未強大到將勢力強加於鄰國上，同時也必須避免對爭端島嶼採取過於強勢的手段，以免引來各國聯合抵抗。Berger 指出，雖然亞洲國家不太重視西方對於禁止武力使用的論點，目前的軍事平衡傾向反對任何一方採取敵意行為。<sup>44</sup>中國近期使用一系列策略，包括雙邊談判（並非與東協整體），將南海諸島正式納入地方政府管轄並佈署船隻，希望能漸進式地塑造一個新的戰略環境。<sup>45</sup>雖然中國的行為引起短暫的緊張，其尚未激起各方敵意。或許地方衝突有可能升高，認知到此種可能性將能避免此種結果發生。

---

<sup>43</sup> Chang, *op. cit.*

<sup>44</sup> Thomas Berger, "From Sword to Chrysanthemum: Japan's Culture of Anti-Militar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7, No.4 (1993), pp.119-150.

<sup>45</sup> Mahn Hung Nguyen, "Drawing a L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Why Beijing Needs to Show Restraint." *Global Asia*, Vol.7, No.4 (2012), pp.48-58.

## 肆、經濟、政治、社會、環境領域

作為經濟區，截至 2008，亞洲（包含印度）在經濟產出上已與北美洲和歐洲並駕齊驅，並且在 2020 年以前，產出可能再增加一半。<sup>46</sup>尤其在東亞地區，在 2009 年中國與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以後，區域內貿易大幅增加。自 1990 年代晚期的亞洲經濟危機以降，區域經濟整合已成為一項重要議題，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皆試圖建立更廣、更深的貿易協定，聯結各區域經濟體。

去年，中國是東協最大的貿易夥伴，而東協也是中國的第三大區域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及歐盟。中國和東協之間的貿易量可望在短期內成長。<sup>47</sup>全部的東亞國家與中國之間的經濟連結皆已強化。2013 年，日本及越南自中國進口的總額逾 20%，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及南韓則約莫 15%。此外，2013 年日本出口有 18% 流向中國，南韓則約佔總出口的四分之一（24.5%）。<sup>48</sup>與東亞的貿易關係增強以及中國經濟影響力的提升，暗示美國在東亞的經濟影響力正在下降。

有兩個對未來的主要考量將影響美國的轉向政策，也同時受到轉向政策的影響：貿易協定和跨區域運輸建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與東協皆提出大型的貿易協定。關鍵的是，包含美國在內，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包括在太平洋兩岸的國家，東協則僅試圖包括在地緣上屬東亞，或鄰近太平洋的國家。不意外地，中國支持東協，美國則大力支持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雖然東協僅由東南亞國家組成（新加坡、泰國、柬埔寨、寮國、越南、汶

---

<sup>46</sup> Asia Development Bank, "Emerging Asian Regionalism: A Partnership for Shared Prosperity."

<sup>47</sup> "China to Build High Speed Railway to Southeast Asia,"

<http://www.asiabriefing.com/news/2014/01/china-build-high-speed-railway-southeast-asia/>

<sup>48</sup>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rade Profiles 2013,"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trade\\_profiles13\\_e.htm](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trade_profiles13_e.htm) (accessed September 8, 2014).



萊、印尼、馬來西亞、緬甸和菲律賓），其尋求與亞洲強權交往。其中最顯著的是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架構，意圖整合東協成員及中國、日本、南韓等三國。日本與東協進一步尋求東協加六（ASEAN + 6）貿易協定，又稱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協議包括澳洲、紐西蘭和印度，GDP 總額可能達到 17 兆美金。RCEP 試圖連結目前東協與其他六國的貿易關係。然而，既有協定中的特定規則不一，有些含蓋貨品、投資和服務貿易，有些則否。RCEP 不會具侵入性地影響智慧財產權、環境保護法規、勞工保障或金融服務，因為其主要聚焦於進出口措施，以及如何整合這些措施。<sup>49</sup>

雖然早在 1994 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即就建立環太平洋自由貿易區列出目標時，如 TPP 一般的構想即被推出，但一直要到 2006 年智利、汶萊、紐西蘭和新加坡建立所謂的「太平洋四國」（Pacific Four, P-4）自由貿易區時，類似構想才得以實現。當美國、秘魯、澳洲、馬來西亞和越南於 2008 年表示希望加入 P-4 時，該協議演變成 TPP。2011 年，日本、墨西哥和加拿大皆表示加入協議的意願。然而，就確保各國同意 TPP 的所有面向而言——包括貿易、服務、投資及政府採購等——協議寸步難行。至 2013 年春天，日本、墨西哥和加拿大除外的 TPP 九國雖然已進行五輪協商，但是僅產出一份尚未拍板定案的提案。TPP 投資國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 State Dispute (ISD) Settlement mechanism）亦異常分歧，因為澳洲和越南皆反對機制，而美國國會不太可能在缺乏此機制下同意任何協議。再者，美國國會試圖阻擋歐巴馬總統在 TPP 議題上，就促進貿易而擁有快速授權的權力（Fast Track 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在國會無法提修正案的情況下將 TPP 呈交給國會）。<sup>50</sup>更重要的是，雖然 TPP 可能有助於美國在東亞地區進

---

<sup>49</sup> “RCEP v. TPP: The Real Choices Facing ASEAN Members,”

<http://aseanec.blogspot.com/2013/04/rcep-v-tpp-real-choices-facing-asean.html>

<sup>50</sup> Zachary Keck, “Congress May Have Just Killed the Transpacific-Partnership,”

<http://thediplomat.com/2013/11/congress-may-have-killed-the-trans-pacific-partnership/>

行貿易活動，在中國眼裡，其關於國營企業、法制整合和智慧財產權的法規皆被視為不洽當。事實上，「美國可能正在以 TPP 作為反制中國和東協的手段，反制兩者在東協架構下正在進行協商的各種 FTA 方案，因為美國目前被排除在這些協議外。」<sup>51</sup>

無論如何，置身於 RCEP 與 TPP 外是各自獨立的選項。由於 TPP 較全面，對跨國金融議題造成廣泛影響，其不必然與 RCEP 有所衝突。對東協國家而言，加入 RCEP 的阻礙比 TPP 低的多。汶萊、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正協商加入 RCEP 與 TPP，澳洲、日本、紐西蘭和台灣等非東協成員也正在努力中。RCEP 預計在 2015 年底前協商完畢。日本加入 TPP 使原定於 2013 年完成的 TPP 協議必須推遲。雖然歐巴馬政府計劃於今年（2014）簽署 TPP，前景仍困難重重；各界認為美日於二月展開的農業關稅協商是一個「毫無共識」的情形。<sup>52</sup>

在貿易數據標示區域經濟整合的方向，而貿易協定說明可能增加區域內貿易（intra-regional trade，例如 RCEP）或跨洋貿易（transoceanic trade，例如 TPP）的規範程度的同時，另一項重要考量是運送貨物的基礎建設。Buzan 及 Waever 指出，「互動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或用於交通和溝通的科技及社會建設，是整合區域安全複合體的重要因素，因為高互動能力能防止區域複合體以外的強權對區域進行支配。<sup>53</sup>這對東亞而言是一個重要考量，因為中國正在打造連結昆明和東南亞主要城市的鐵路。由於鐵路運輸比跨洋運輸便宜，更多、更快聯結中國與東南亞的鐵路線可望產生重要的經濟影響。

---

<sup>51</sup> Inkyo Cheong, "Beyond the Spaghetti Bowl: The TPP and the Quest for East Asian Regionalism," *Global Asia*, Vol.8, No.1 (2013), available online: <http://www.globalasia.org/Issue/ArticleDetail/44/beyond-the-spaghetti-bowl-the-tp-and-the-quest-for-east-asian-regionalism.html>

<sup>52</sup> "Japan, U.S remain far apart over tariffs on key farm products at TPP ministerial talks," *Mainichi Shimbun*, February 26, 2014.

<sup>53</sup> Buzan and Waever, *op. cit.*, p.67

中國斥資建立區域高速鐵路可能終將組成一條 14,000 公里、連結新加坡和土耳其的鐵路。主線將連結昆明和寮國，未來更規劃連結寮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柬埔寨和越南等。儘管有些路線須至 2020 年才會完工，興建與資金問題也依然存在，此區域鐵路網可望帶來的經濟效益將有可能對主要的東南亞國家造成強烈影響。鐵路將鼓勵東南亞與中國發展更緊密的經濟關係，並削弱威脅中國利益的活動。然而，由於大湄公河流域一帶的東南亞國家與中國沒有海洋爭端問題，第一條銜接此區域的高速鐵路可能使東協的凝聚力受損。鄰近的非訴求國與中國之間共同交通建設比前者與其他東協國家來的完整。<sup>54</sup>

與政治、社會、環境領域相關的議題目前尚未被「安全化」，因為東亞各國尚未對美國政策帶來影響做出超越一般政治的回應。然而，東亞人民可能尚未對 TPP 的限制與美國再平衡戰略做出強烈回應。如前所述，日本與美國在農業議題上認知甚遠，一個主要的議題與稻米有關。就純經濟觀點而言，日本國內稻米價格昂貴，然而此現象的反面是，日本可以安心地知道國內稻米的取得不受日本外部的影響。再者，由於稻米是幾世紀以來大多數日本人的生活必需品，稻米耕植也是傳統節慶重要的一部分，因此 TPP 日本的食物安全和生活型態。馬來西亞也對 TPP 有疑慮，因為會員資格能顛覆在位的馬來民族統一機構（巫統，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所制訂的優惠性差別待遇政策（affirmative action）。<sup>55</sup>雖然美國的轉向政策不太可能受環境領域影響，但在沖繩野古灣及南韓濟州島的海軍建案引發了可能影響轉向政策的地方反彈。<sup>56</sup>

---

<sup>54</sup> Geoff Wade, "Changing Asia: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diplomacy," <http://www.aspistrategist.org.au/changing-asia-chinas-high-speed-railway-diplomacy/printni/11137/>

<sup>55</sup> Banya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o End in Sight,"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5, 201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economist.com/blogs/banyan/2014/02/trans-pacific-partnership-0>

<sup>56</sup> Koohan Paik, "A Green Challenge to the Asia Pacific Pivot," <http://fpif.org/green-challenge-asia-pacific-pivot/>

### 伍、跨領域議題及可能之區域影響

將區域安全複合體架構運用於美國的轉向政策，有助於進行安全議題的跨領域整合，尤其是軍事及經濟領域，因為戰略/軍事議題可能影響貿易，而經濟議題也能影響戰略考量。日本和越南極有可能為了強化與美國的安全關係而試圖加入 TPP。瞭解到日本對食品安全的關注以及越南國有企業氾濫對 TPP 會員可能造成的影響，前述值得納入考量。再者，伴隨著與中國海軍的衝突是日本加入 TPP 的最終決定，暗示「與中國日漸升高之領土爭議是日本加入 TPP 之動機之一」。<sup>57</sup>因此，對於日本及越南而言，TPP 會員資格的目的建立廣泛的同盟而非追求經濟成長。兩國皆與中國有重大的海上爭端。

另一項關鍵考量是中日貿易。在 2012 至 2013 年間，東亞兩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量下降了 5.1%，前年則下降了 3.9%。於此同時，中國的總貿易量在 2012 年增加 6.2%，2013 年增加 7.6%。不意外地，兩國之間的直接投資也在過去兩年間下跌。2013 年，中國對日本的直接投資下滑 23.5% 的同時，中國的總外國直接投資 (FDI) 則成長了 16.8%。儘管中國升高的人力成本或許是造成與日本的經濟連結衰退的原因之一，中日兩國的經濟學者、官員及媒體皆將貿易及投資衰退歸咎於尖閣群島/釣魚台問題。<sup>58</sup>此發展影響美國轉向政策的運作，因為中日緊張升高說明了美國無力影響其希望能在區域內落實的和平解決方案。

再者，與美國建立同盟相關的議題也必須被納入考量。美國嘗試鼓勵東亞盟邦增加軍力以支持美國的轉向政策，可能在盟友間造成緊張，尤其

---

<sup>57</sup> Tereda Takashi, "It's China's Choice to Join in or Stay Out," *Global Asia*, Vol.8, No.1 (2013), pp.57-59.

<sup>58</sup> Gordon Chang,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Economies Are Delinking: Prelude to Conflict?" <http://www.forbes.com/sites/gordonchang/2014/02/16/the-chinese-and-japanese-economies-are-delinking-prelude-to-conflict>

是日本及南韓 --- 美國亞洲再平衡政策所宣稱的「核心」。<sup>59</sup>雖然美國總統歐巴馬已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和南韓總統朴槿惠會面，但美國的外交付出不太能緩解長期的歷史爭端和獨島/竹島問題。美國支持日本的軍事發展和軍事正常化可能使關係惡化。<sup>60</sup>

東亞對美國轉向政策的區域反應包括以下三個選項：(一) 一個逐漸全球化的區域，區域外的力量將改變與中國相關的安全顧慮；(二) 一個分裂的區域，無海上爭端的東南亞國家與南韓可能與中國結盟，日本、菲律賓以及有無海上爭端的東南亞國家則與美國結盟；(三) 一個趨向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可能除了日本及菲律賓以外，所有區域內國家將越來越受到中國影響。雖然難以預測這三個選項的變種發展，此三種選項代表著東亞對美國提升的注意力唯一可擁有的選項。

由於美國現今仍是引領世界的經濟強權，對全球經濟仍保有重要影響力，並從與東亞增加的經濟互動中獲利，加強全球化有助於增進美國利益。TPP 的完成將落實一個利於全球化和美國的跨洲經濟動力，進而可能有助於推動規模更廣的亞太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FTAAP)。即使 RCEP 完成，前述發展仍會持續。日本、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會受到 TPP 和 RCEP 的束縛，但 TPP 將要求更緊密的經濟連結。再者，中國等其他暫時無意加入 TPP 的東亞國家，即使在 TPP 建立後也可能暫緩加入的計劃。就軍事領域而言，若美國在東亞的軍事足跡能在不挑起區域恐懼的前提下成長，整個區域將會更全球化。TPP 的落實可能鼓勵東亞國家與美國進行軍事合作，而中國在東海及南海的強勢作為則可能導致區域各國克服加入 TPP 的障礙。反之，美國若因其他地

---

<sup>59</sup> Eric Auner, "To Keep Pivot on Track, U.S. Must Help Mend Japan-South Korea Relationship," <http://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trend-lines/13646/to-keep-pivot-on-track-u-s-must-help-mend-japan-south-korea-relationship>

<sup>60</sup> Jennifer Steinhauer and Martin Fackler, "U.S. and Japan Agree to Broaden Military Allianc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 2013.

區的緊張局勢（如中東及中亞）而無法將軍事資源投入東亞，東亞國家可能減少對美國的支持，並傷害 TPP 的成功落實。美國和日本國內對 TPP 的政治反彈也可能削弱跨太平洋合作，並使以美國為首的區域軍事行動破滅。

然而，TPP 的批准以及美國提升在東亞地區的軍力部屬，可能導致中國對無意加入 TPP、與中國無海上爭端的東亞國家增加援助。這些國家，例如寮國、柬埔寨、緬甸、泰國及南韓等，已多處於中國的影響圈中。若內部壓力鼓勵中國在海洋訴求上採取強勢作為，其作為可能使其他的爭端國與中國的關係裂決。如此可能將東亞區域分化為一個由中國主導的區域，以及一個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與美國靠攏的陣營，甚至進而分化東協。

最後，RCEP 的順利完成、中國經濟的持續成長、中國就海上爭端較收斂、TPP 談判失敗，以及東亞大陸國家互動能力的增加，可能造就一個更為中國中心的東亞地區。然而，對日本及菲律賓而言，此發展不一定正確，因為兩國與美國的關係以及同為海島的特徵，削弱了與中國建立更強的關係。在體系層次上，即時趨勢鼓勵多極發展；俄羅斯重新吸收克里米亞半島以及其他非西方強權拒絕譴責前者，指向美國在體系上正在衰退的影響力。<sup>61</sup>若此動態持續發展，區域霸權將越有可能出現。換言之，中國在東亞的影響力將更顯著。

---

<sup>61</sup> Andrew Stravers and Peter Harris, "Indian Foreign Policy: The Cold War Lingers," <http://thediplomat.com/2014/03/indian-foreign-policy-the-cold-war-lingers/>